

“叮咚”，手机又响了。一看，朋友发来了闪送信息，一只新鲜大油鸡马上送到。对于这只鸡如何烹制的联想立时占据了脑海：可以熬一锅鲜香四溢的鸡汤，满厨房都是鲜鸡汤的香气。这可是家在通州村别栋院子里满世界乱跑的大胖鸡啊，朋友自己宰杀的。那可是最好的美味了。或者可以拆开几部分，把带骨鸡块红烧吧？用绿尖椒配料，放一点小炒酱，也是极品。

其实不止这只鸡。几天前，广西的师妹就给我寄来了今年最新鲜的沃柑。小馒头大大的红澄澄的柑子，油汪汪泛着光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嘛，谁看见都垂涎欲滴。正好有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于是拿个塑料袋装了半袋子给他带走。吃水果这件事一直都是我的特长，吃柑子一天也就是一个左右，朋友都知道我不太能吃水果，也不知为什么。我总结过，其一，我不特别喜欢很甜的东西，水果太甜；其二，水果太凉，很凉的食物我不喜欢。所以，甜兼凉，水果都占了，无奈我不属于会抱着水果大快朵颐的那一类人。水果来了我会分给亲朋好友，大部分人都喜欢。

前段时间因为病疫，大家基本都宅在家好长时间，餐馆都少去了，漏掉不少美食佳肴，一直觉得心有不甘。现在好了，餐馆和娱乐场所等生活设施都开放了。曾经缓慢迟滞的快递业务开始恢复活力，曾经在街上横冲直撞无孔不入的各种快递车又开始招摇过市了，“骑手”们戴着防护头盔在大街小巷里游走穿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往往觉得他们的行动太过危险，这些小哥大姐却总是能够有惊无险安然穿越大小障碍，比那些特种

游嘉定孔庙

孔庙巍峨傍江龙，两行古柏雨丝中。泮池凝碧迎新客，黄鸟绕檐接午风。虎下诗碑分篆草，殿前礼器列琴钟。佳人何事来长揖，瑤瑟更添几点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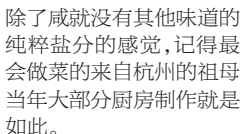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疫情，我已经几年没有回国了，长长的学校年底假期，也只能看着日历发呆。赤道国每一天的炎热，让人几乎忘了冬的滋味、年的热闹。而今，我不仅能在上海过冬，还要在上海过年。当然要好好准备一番。

首先，是买年货。该买什么呢？家乡的味道，也是爸爸、妈妈的味道，曾无数次在午夜梦回时闻到。于是，决定去到家附近的著名的熟食店“淘宝”。

疫情期间，那熟食店，是我望而却步的。我曾因在堂内吃了一碗面，而成为新冠密接，半夜被拉进宾馆，进行隔离。而现在，节日也没打烊的熟食店，一大早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人龙。所售全是本帮菜啊：油爆虾、四喜烤麸、酱鸭、糟卤牛肚、熏鱼、白斩鸡等。这让我想起父亲的好厨艺。小时候，亲戚们一年一度的挨家拜年，聚餐互访，是必不可少。每到年前，父亲就会列出长长的菜单，精心准备，包括如何配菜、如

兵的能耐一点都不差。

像我这样的吃货自然是乐从心头起，又开始尽兴网购了。我做菜只用一种酱油，就是那种万字酱油，发源日本，和我们的酱油稍有不同，不是特别咸，但是味道十分丰富，用惯了就不能换其他品牌了，而这种酱油只有网上买得到，物美价又廉，不知为何我们的超市里没有。比如做饺子馅，我一般都不用加盐，而是仅用酱油调味，我不喜欢那种单纯的



而且价格好便宜，68元一套，包括葱丝、黄瓜条、蘸酱，还有二十片薄饼。看到男孩子笑嘻嘻的充满自信的态度，我买了一套回家。谁知真的是小胡同里有大家，酒香不怕巷子深啊，这套烤鸭可以给九十

去年虎年开了春，楼上小婉的父母要回老家照顾刚生产的儿媳和小毛头，家里的宠物狗大黄无人看管，女儿小婉就带着儿子小宝回娘家住了。三岁的小宝是枚开心果，楼道里见人就笑，逢人就叫，一点不怕陌生，邻居们都叫他乖宝。小婉娘俩来了没几天，我们小区就封闭管理了，小婉有些发愁，小宝爸出差了几天，没来得及赶过来。而小宝倒是很开心，有毛孩子大黄和他整日厮守玩耍，小宝很满足。

楼里建了楼组微信群，几位宝妈互动很勤。小婉说，我们小宝2019年生的，疫情三年，正好三岁。原本并不太熟悉各家底细的邻居们，也知道了我们这个楼号里，除了小宝还有四位正在念书的大小宝贝。二楼戴眼镜的女孩子要升高中了，二楼是一对小学三年级的双胞胎，六楼那个高个子男孩今年逢高考。物资紧张的时候，大家特别关心几位宝宝的营养，但最怜的是小宝。小宝生日那天，他家门外放了好几个袋子，有一两把蔬菜、几个水果几个蛋，还有若干小点心，都是邻居们悄悄送上的。小婉在群里深深感谢大家，她说她告诉小宝，这些都是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省下来给你吃的，你以后一定要更加乖哦。大家笑说，还有比我们的乖宝更乖的吗？

那些日子经常要做核酸，做核酸小宝一点不害怕。逢雨天，他穿着及地的小雨衣，和大人一样，静悄悄地排在队伍里，临到他了，赶紧把嘴巴张得老大。一次有个患帕金森的老人被保姆推着轮椅赶来做核酸，老人的头不停晃动着，采样比较难，隔着距离的小宝看见了大声喊：爷爷别怕！爷爷别怕啊！

有一天小宝也闯祸了。那是下午三点左右，楼里一片寂静，忽传来一阵狗吠伴随着小宝的哭声。群里顿时有了反应：

何配色。而眼前熟食店的所售，几乎全是父亲曾经的拿手。想着想着，我就排到了售货窗口，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几大盒爱吃的熟食。

其次，是买零食。如今，世界已成了地球村，什么零食都可以就近买到，尤其是90%的食品依赖进口的新加坡。但是，无论网购多么方便，无论超市规模多么Super，我都不曾或不敢在过年期间购买云片糕、香榧子、蜜汁豆腐干。云片糕，当然就是童年弄堂生活的陪伴。常常，拿个小板凳，到同学家里去温“小小班”。口袋里揣着小包装的云片糕，学习休息时，剥着白白的云片糕，一小片一小片地放到嘴里，快乐满溢。香榧子，则是一份乡愁，是我家乡诸暨的特产。早年回乡过年，乡亲们送行时总会塞上几包香榧子，让家乡成为“家香”。在新加坡，我曾与同事分享香

幸福美食

吴霜

超市旁边的一个不大的窗口多了一家烤鸭外卖店，窗子里面最多十平方米大小的操作间里有两个不到三十岁的男孩子，一胖一瘦一高一矮，动作麻利地在一个硕大的金属挂炉边忙碌。靠墙的一个保温玻璃柜里挂着已烤好的烤鸭，一只只颜色色相油亮饱满。我有些犹疑，他俩的烤鸭能达标吗？

怎么啦？谁在欺负我们的乖宝？小婉告诉大家：我正在电脑上干点活，只听客厅里大黄叫了起来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家小鬼，正把一根棉签捅进大黄鼻子里，他要给大黄做抗原。原来这两天每家都发了抗原材料，小婉做抗原检测时，每个步骤都教给儿子看。小宝的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了，趁妈妈不注意，就在大黄身上显身手。浪费了有限的抗原材料，小婉忍不住在儿子屁股上拍了几下。小婉说，你们有没有谁准备接娃的？晚上约个时间一起揍好不好？

大家笑翻天，又开始倒苦水。双胞胎的妈妈问，我也正想揍呢，昨天我家两个讨债鬼竟然用美工刀把写字台的一角削掉了，两个人都狡辩说不是存心的……二楼初中生的妈妈说，我家姑娘读书倒是不让人操心，但这些日子她说睡不着觉，我蛮急的……高考生的妈妈也叹苦经，马上要高考了，我家那位居然还有闲心看武侠小说什么功夫拳。我们说他，他还给我们上课，说如今最要紧的是要放松心情，高考可以看开，脑子不能憋坏……大家吐槽完了又说小婉，以后可不许揍我们的乖宝啦，人家那是动手能力强爱学习的表现，这样的乖宝你到哪里去找！

六月到了，大家可以出门了。小婉的父母回来了，小宝也跟妈妈回自己的小家了。多时未见小宝，大家怪想他。上个周日我在附近广场上溜达，忽见一个小孩踩着滑板车，从我面前呼啸而过，这不是小宝吗？

小宝一往无前意气风发的样子让我动容。不由想起了那几句歌词：人生就像滑板，跌倒再爬起来，所以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只会变帅……

买买买

宣轩

榧子，那硬壳黑衣的宝贝，很不受欢迎，只能：慨无知音“尝”。蜜汁豆腐干，则是与妈妈相逢相离的揪心记忆。妈妈支内近20年，每次从丹阳回沪探亲，火车经过苏州时，妈妈就会买一长串盒装苏州豆腐干回家。那豆腐干甜甜的，软软的，用盒子里的小牙签挑着吃，可以把与妈妈相逢的幸福拉得很长很长。我出国后妈妈常埋怨：好不容易把你的户口从丹阳迁到上海，你却跑去新加坡。疫情，更使一年两次的探亲都变得不可能。所以，蜜汁豆腐干是吃不得的。

今非昔比，我可以陪着妈妈过年了。于是，我呼啦啦地称了一堆又一堆的小零食，买了一盒又一盒吃货大礼包，令我家的过年零食泛滥了。围坐看春晚时，可听见“咔嚓咔嚓”吃零食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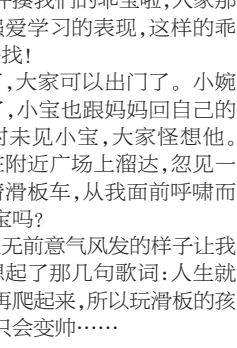
再次，是买装饰。

从现在的孩子聊到早已过世的长辈；从买鞋聊到丢了金项链；从给名人打官司聊到哲学信仰分类……主题涉及之广无法更无从预料，情绪也随之变化，一会儿拧眉怒气横生一会儿又弯腰大笑……到后来蓦然发现，这中饭吃的，四点都过了。

赶紧上车回家吧，再晚就堵车了！刚到家门口，就听手机响，接起一听，是快递：吴女士吗？您的一盒生鲜送到了门口请查收。我抬眼一看，果然有一个挺大的生鲜盒子躺在门口。搬进家门，打开一看，哇！是远在四川的朋友老潘送的春节礼物：一只肥肥的生鲜大雁！厨房里，我又有事儿干了。

1983年冬，我们几个同年入伍的战友早早约好一起回家过年。腊月二十八，我和战友吴学林一同踏上回家路。即便从始发地宁波站上车，也只买到一张坐票一张站票，就这还是托铁路军代处战友帮忙才买到的。下午一点多上车，过道、卫生间等车厢角角落落就已站满了人。好歹有张坐票轮着坐，一路上我们倒也不觉得累。经停杭州站时，从车窗和车门又爬进、挤上来不少人，本已拥挤的车厢更加拥挤不堪。那场景远非今日春运高铁快捷舒适所能想象。

车过绍兴，老天下起了雨夹雪。许是离别亲人久矣，纷纷扬扬的雨雪，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回家的愉悦之情。没多久，有婴儿啼哭声断断续续传来。学林站起来见是一年轻妈妈正哄着给孩子喂奶，便大声招呼她们过来坐。闲聊中得知，孩子父亲是海军驻镇江某部队干部，她们是到团山探亲过年。穿便装的我们会意地笑了笑并未暴露身份。说实话，我们对镇江有海军部队驻扎并不知情，对团山的“团”字更是蒙圈，化学老师出身的年轻军嫂见状，对团字的写法和字意做了不亚于语文老师的专业讲解。有意思的是，十多年后，我随舰队首长到镇江海军



2022年，每个人都历经了很多考验。而今，“疫”过天晴，那么何不乘过年之际，讨个好彩，求个好运气呢。在新加坡，我连续10年当了学校的“哈文”，主导全校千余人的新春庆祝活动。有过如此经验的我，布置住家岂不小巫见大巫。

为了让家中的“红”驱走可恶的“年”，买来福字、中国结、小灯笼、小兔剪纸，进行一番张灯结彩。很快地，就把家里变得红红的了，“兔年吉祥”四个字更在每一面墙上闪耀。俗气？何妨！大俗即大雅，久违的亲戚串门时，也都能染一身红红的吉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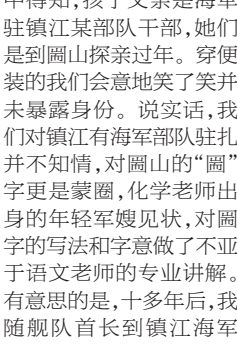
走过疫情，愿所有人都珍惜当下，温暖彼此。

4822船厂考察，路过团山时，大家对路标上“团山”的团字不认识，而我则不失时机激活记忆，做了回教科书式的详解。首长和战友们的点头赞许，再次让我体会到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这句老话的精妙所在。

风雪中，列车晚点个小时到达上海站。一同入伍，其时正给电影《51号兵站》中的“小老大”原型张渭清（时任东海舰队

表明来意。见我们都是军人，车长笑着接受了我们的申请。列车一路冒雪飞奔，我们也一路干得不亦乐乎。过了南京站，车长招呼我们到软席车厢喝口水歇歇。那时的软席车厢，能坐的非富即贵。有钱也没用，买票得要介绍信，还要一定级别才行。与车长聊了会儿天，起身准备继续为人民服务，车长却让我们把行李拿过来，说过了南京站，软席空

了点。我们虽然心中窃喜，面上却推辞再三。常年在道上跑的车长何许人也，随即提出补足差价



后勤部副参谋长）老首长当公务员的翟斌，“亲自”到站上来接我们，看我们提着大包小包下了车，便笑着说：知道你们头趟回家，少不了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所以搞了辆车来接你们。我们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抱，算是谢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翟斌和我们一同登上开往芜湖的642次列车。车厢里依旧是人挤人、人贴人，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劣质烟草和各种汗液的味道。到底是首长亲自调教出来的，见乘务员来来回回不停地忙活着，翟斌提议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帮他们分担些劳动。于是，我们找到列车长，拿出军官证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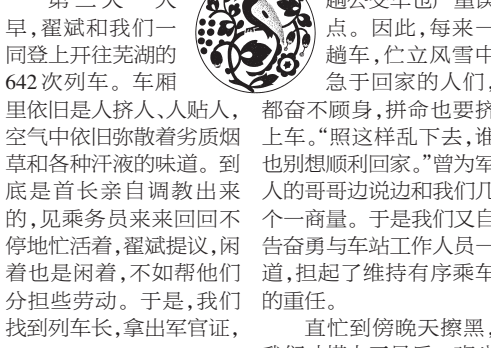
山南酒香 (中国画) 任建国

过年风雪回家路

任容君

都奋不顾身，拼命也要挤上车。“照这样乱下去，谁也别想顺利回家。”曾为军人的哥哥边说边和我们几个一商量。于是我们又自告奋勇与车站工作人员一道，担起了维持有序乘车的重任。

直忙到傍晚天擦黑，我们才搭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。顶风冒雪加上一路颠簸，平常一个半小时即可可开到的路，硬是开了6个多小时，才于大年三十凌晨到达县城。哥哥先将两位战友安排住下，再和我这个风雪夜归人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家里。躺在床上打盹等着我的爸爸妈，听见开门声，赶忙下床走到客厅，一边忙不迭地叫着我的小名，一边一把将我这个四年未见的老巴(最小)儿子紧紧抱在二老温暖的怀抱里，久久不愿松开。



明日请看一篇《海边的日常》。

